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1996—1999

沉静的风景

沉静的风景

1996—19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静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 60 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609-3

I. 沉… II. 人…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588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王景林

沉静的风景

(1996—1999)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1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7-02-007609-3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中短篇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与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选了自1949年以来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精品,组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作为我们的一份献礼。

本“典藏”大抵遵循如下体例选编:

一、划分各卷的依据大抵为作品发表时相关的文学及时代主题并以此命名。第一卷《站起来的声音》,从1949年到1956年,即新中国成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第二卷《篱下百花》,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期,虽然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理念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但创作风貌总体变化不大;第三卷《丰盈的激情》,从1976年到1984年,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文学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解放紧密相连;第四卷《归去来兮》,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思想的生发,还是形式的构造,都进入到了更加多样的状态;其后的三卷,无论是1990年至1995年的《芳菲遍野》,还是1996年至1999年的《沉静的风景》,抑或是2000年至今的《山外青山》,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们继续以不懈的努力,为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作出了许多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佳作。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传承远比这样的划分要丰富得多。

二、中短篇小说各自在文体上的特征目前还是一个尚无定论

有待继续研究的专业课题,因此,为保持编辑体例的统一,收入本丛书的所有篇目不以中短篇划分而是按刊发时间顺序排列。

三、收入本丛书的篇目旨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和当时影响广泛的作品,因此,同一作者有不同作品入选不同卷集的现象难免出现。

四、本丛书虽已达七卷九册之众,但比较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浩繁,则依然是“沧海一粟”;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5月

目 录

分享艰难.....	刘醒龙(1)
大厂	谈 歌(64)
最后的村庄	曹乃谦(111)
没有语言的生活	东 西(122)
年月日	阎连科(156)
被雨淋湿的河	鬼 子(214)
青衣花旦	西 颀(260)
厨房	徐 坤(287)
午后的诗学	李 洱(305)
乡村电影	艾 伟(359)
金色的阿尔泰	红 柯(369)
清水里的刀子	石舒清(413)
我的柏拉图	韩 东(422)
清水洗尘	迟子建(460)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岑(479)
公羊串门	杨争光(521)

分享艰难

刘醒龙

八月的夜晚,月亮像太阳一样烤得人浑身冒汗。孔太平坐在吉普车的前排上,两条腿都快被发动机的灼热烤熟了。车上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司机小许,按道理后排要凉快一些,因为离发动机远。孔太平咬紧牙关不往后挪,这前排座如同大会主席台中央的那个位置,绝不能随便变更。小许一路骂着这鬼天气,让人热得像狗一样,舌头吊出来尺多长。小许又说他的一双脚一到夏天就变成了金华火腿,要色有色,要味有味,就差没有腿毛。孔太平知道小许身上的汗毛长得如同野人,他忽然心里奇怪,小许模样这么白净,怎么也会生出这许多粗野之物哩,他忍不住问小许是不是过去吃错了什么药。小许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接下来他马上又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当不了冠军,洪塔山才是镇里的十连冠。孔太平笑起来,说洪塔山那身毛没有两担开水泡他几个回合,再锋利的刀也褪不下来。两人说笑一阵,一座山谷黑黝黝地扑面而来。吉普车轰隆隆地闯了进去。小许伸手将车门打开,并说,孔书记,到了你的地盘,违点小规也不怕了。孔太平没说什么,他先将车上的拉手握牢,另一只手将车门打开。一股凉风从脚下吹向全身,酷热的感觉立即消散了许多。

刚刚有些凉爽的感觉,吉普车忽然颠簸起来,孔太平赶忙将车门关好。小许说不要紧,路上有几个坑。孔太平却厉声说,关上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许没敢吱声,赶紧关上车门,同时减小

油门让车速慢下来。这以后,两人都没说话,路况好,车子走得平稳时,这种沉默有些不对头。孔太平知道自己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便有意找话说说,缓和缓和气氛。他掏出烟,一次点燃了两支,并将其中一支递给小许。

小许抽了一口烟后,马上告诉孔太平这是假的阿诗玛。小许说,这烟是县城南边金家坳的农民做的。

孔太平说,金家坳是我县唯一一个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村子哩。

小许说,若将那些假烟一查禁,恐怕同我们西河镇的情况差不多。

孔太平说,是该查禁,不然国家的事就会乱套了。

小许说,昨天我听人说了一副对联: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

孔太平想了想,觉得这副对联有些意蕴,他问小许说,你还听见什么没有?

小许说,洪塔山近期内可能要出事。

孔太平忽然敏感起来,他问,出什么事?

小许说,县公安局还在整洪塔山的材料,似乎是经济上有问题。

孔太平说,不对,经济问题应该由检察院办理。

小许说,那要么就是嫖妓搞女人。

孔太平正要再问,迎面一辆汽车亮着大灯扑过来,灯光刺得他俩睁不开眼睛。小许踩了一脚刹车让吉普车停下,然后拉开车门跳到公路中间破口大骂起来。那辆车驶近了停在小许的身前,孔太平认出是一辆桑塔纳。他马上猜测可能是镇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的坐车。果然从桑塔纳车门里钻出来的那个人正是洪塔山的司机。小许用拳头擂着桑塔纳的外壳,说那司机也不屑泡尿照照自己,敢在西河镇里亮着大灯会车。那司机分辩说,是因为小许没关

大灯他才学着没关的。

小许说,今天得让你付点学费,认清楚在西河镇能亮大灯会车的只有老子一人。

小许正要抬脚踢那桑塔纳车灯,孔太平大声阻止了他。孔太平下车后,那司机赶忙上前赔不是。孔太平支开话题,问那司机去哪儿。那司机说是送一个客人。孔太平见车内隐约坐着一个人,就挥挥手让桑塔纳开过去。桑塔纳走后,孔太平又说了几句小许,他担心那车内坐的是养殖场的客户。小许说那人绝不是什么客户,那副妖艳的模样,一看就不是正经路上的人。听说是个女人,孔太平也不再数说小许了。倒是小许来了劲,不断地说现在太不公平了,洪塔山算什么东西,居然坐起桑塔纳来,书记镇长却只能坐破吉普。小许说他若有机会,一定要治一治洪塔山,不让他太嚣张。

小许的话说得孔太平烦躁起来。这时,吉普车已来到镇外的河堤上。孔太平让小许停下车,打开车门时,他叫小许开车先走,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吉普车消失在镇子里,四周突然静下来。被太阳烧烤透了的田野,发出一股泥土的酃香,月亮被醺醉了,满面一派橘红。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会儿凉风扑面,一会儿暑气袭人,进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河堤外边的沙滩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乘凉的男女青年,女孩子嘤声嘤气的话语和男孩子有些浪意的笑声,顺着河水一个涟漪就漂出半里远。孔太平想起小时候自己从县城里来乡下走亲戚时,舅舅带着他走上几里路,同垸里的男女老少一道来这河滩乘凉的情景。有天夜里,满河滩的人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喊了声狼来了狼来了,惹得许多人慌忙逃个不迭。后来舅舅大喊了一声,说这么多人还怕几只狼,一人屙一泡尿就可以淹死它!舅舅的喊声制止了河滩上的慌乱,大家镇定下来以后才知道是有人在闹着玩,目

的是想吓唬那几个睡成一堆的女孩子。舅舅走上前去揪着那人的耳朵，一使劲就将其扔到河水中去了。那人在水中挣扎时，大群女孩纷纷抓起沙子撒到他身上，直到那人急了，说若是谁再敢撒沙子，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这才将女孩子吓退。那人从水中爬起来时，舅舅对他说了几句预言，断定其人将来不会有出息。孔太平记起这个故事，却不记得舅舅所说的这人是谁了。在当时他可是知道这人的姓名的，时间一长竟忘了。忘不了的是这人如今也该四十岁了。

想起舅舅，孔太平的目光禁不住拐到另外一个方向上。远远地一座小山之下，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架霓虹灯，西河养殖有限公司几个字一会儿绿一会儿红，往复变幻不停。空洞的夜晚因此的确添了几分姿色，美中不足是那个“殖”字坏了半边，只剩下“歹”在晃来晃去。舅舅的家就在养殖场附近，虽然离得不算远，可他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过舅舅的家门。孔太平打定主意，近几天一定要去舅舅家坐一坐，不吃顿饭也要喝几杯水。

孔太平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下到西河镇任职已有四年了，头两年是当镇长，后两年任的是现职。论政绩主要有两个，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小和一座初中，二是搞了这座养殖场。现在镇里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座养殖场。所以他对养殖场格外重视，多次在镇里各种重要场合上申明，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养殖场。实际上，这座养殖场也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命运。回县城工作只是个时间问题，关键是回去后上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

凉风一阵比一阵紧了，暑气明显在消退，河滩上几个女孩子忽然唱起歌来。孔太平心情好起来，他还要加快步伐，迎面走来两个人影。不知为何，孔太平一认清那两人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和徐书记，竟下意识地躲进河堤旁的柳丛里。

杨校长走到他跟前时忽然停来说，等一下，我屙泡尿。

徐书记嗯了一声说，我陪你屙一点。

好半天没见水响。杨校长说，妈的，白等了半夜，哪知他竟留在城里偃老婆不回来。

徐书记说，这热的天再好的女人偃起来也没味道。

杨校长说，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教师，去年家里就装了空调，改造了自己的小气候，你还当是大环境啦！

徐书记说，你别笑我土，我还真没见过空调是什么模样哩！

杨校长说，恐怕是你不注意，县城里好多楼房的外墙上挂着些像麻将里的一饼二饼那样的东西就是空调。

孔太平差一点笑出声来。

杨校长继续说，胡老师突然发病住院，也不知是好是歹，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医疗费还要学校先垫付，他妈的这是什么道理！

徐书记说，镇长书记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你没听见刚才开车的小许在镇委大院里嚷，要全镇人勒紧裤带给镇里买台桑塔纳，不然出门太丢人了。

杨校长说，也是，县里随便哪位领导卖台车子也够全县教师好好过上一个月——喂，老徐，我这一阵不知怎么的，屙尿特别费劲，老半天也挣不出一滴。

徐书记说，莫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吧，得赶紧查一查，男人这地方最容易患癌症。

杨校长说，患了癌症才好，我就可以解脱了，死不死活不活反让人难熬——好好，总算屙出来了！憋死个人！

一阵水响过后，两人终于走开了。孔太平听出他们要去镇医院。孔太平明里暗里听惯了别人的牢骚话，他知道杨校长是在说自己，抬腿将眼前的柳树狠狠踹了几下后，心中的火气也就去了多半。

孔太平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地委奔小康工作组的孙萍。孙萍一

个人正顺着河堤散步,孔太平一见她那模样就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又收到男朋友的信或者是刚刚给男朋友写完信。孙萍挺大方,说不是这两样,而是一个三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莽撞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孔太平问她感觉如何。孙萍说她发现老同学的文章写好了。孔太平提醒她留心对方是不是抄了哪个名人公开发表的情书。孙萍笑着表示了认同。接着她告诉孔太平,镇里人都知道他今天回来,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好几拨人一直在镇委院里等着他,直到小许一个人开着车进院后,他们才散去。孔太平问清除了杨校长是准备找他要钱的以外,别人都是来伸冤告状的,便多多少少有些放下心来。他告诉孙萍,这年头只要不涉及到钱,一切都好办。说了一阵闲话后,孔太平要孙萍给他帮忙做件事,马上到镇医院去看看那个姓胡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住院的。孙萍答应后,便往镇医院方向去了。

一进镇子,街两边乘凉的人都拿眼光看他,同他打招呼的人却很少,偶尔开口也是那几个礼节性的字。孔太平平常进出镇子总是坐车,同镇上的人见面的日子不多,这般光景让他有些吃惊,自己刚来镇上时可不是这样,那时谁碰见他都会上来说一阵话,反映些情况,提点建议什么的。孔太平看见街旁一位老人还在忙不迭地招呼几个孩子,就走上去询问他家中的情况。他以为老人的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去了,谁知老人气呼呼地告诉他,孩子的父母都让派出所的人抓了起来。老人说,自家几个人在一起打打麻将带点彩犯什么法,开口就要罚款三千。那些个贪官污吏怎么不去抓,那么多贪污受贿的人怎么不去抓?老人一开口,四周的人都围拢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孔太平总算搞清楚,原来镇派出所前天晚上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四十多个用麻将赌博的人,清一色是镇上的个体户,不要说是干部,就连农民也没有一个。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派出所的预谋,十几万罚款够买一台桑塔纳。孔太平借口自己刚回,不了解情况,转身往人群外面走。老人在背后说,

我将话说明了,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孔太平没有理睬。老人又说,这哪像共产党,连国……孔太平不等他那更刺耳的话出口,便猛地转过身大声说,不是共产党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这些私营业主先富起来,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大的铺子?钱来得太容易了,就想赌,是不是?莫以为自己逃税的手脚做得干净,让你逃才逃得了。孔明知道关羽会放曹操才让他去守华容道。不让你逃时,你就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得了共产党的恩惠却想着王八的好处,这叫什么,这叫混账王八蛋!前年订《村规民约》时,你们都签过字,赌博就要挨罚。不想交罚款的人明天到镇委会里同我打个招呼。

孔太平一吼,街上突然静下来。他什么也不再说,一溜烟地回到镇委院内。也不理睬别人叫他,站在院子当中扯着嗓子大叫:老阎,老阎在家吗?分管政法的阎副书记应声从自家门口钻出来,孔太平要他马上将派出所黄所长叫来。

他刚开门进屋,住隔壁的妇联主任就送了两瓶开水进来,并随口问他怎么这次出去时间延长了三四天。孔太平说,刚开始只准备参观一下华西村,后来大家都闹着要去张家港市看看,参观团的领导只好修改日程安排。妇联主任问他有些什么收获,孔太平一边叹气一边告诉她,经验很多,可是太先进了,他们一下子学不了,还得敲自己的老实锣鼓。

孔太平开始解上衣钮扣,并说自己要冲个澡。妇联主任说,你冲你的澡,我说我的话。孔太平说,那我就脱裤子了。妇联主任笑着说,你那东西我家里也有,吓不着人。妇联主任说笑之间人也起身站起来,她跨过门槛后又回头告诉孔太平,他不在家时,宋家堰村超生了一个人。她说,本来差一点就是三个,另两个被她抓住了时间差,抢先将工作做妥当了。孔太平说,今年一切工作都白做了。他叹了一口气,随手关上门,一个人怔了一会儿后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这些骚女人,老子非要用焊枪将她们闭了不可。

孔太平打开水龙头,放水冲了一阵身子,他刚用肥皂将身子涂抹一遍,水龙头里就没有水了。他打开窗户探出头冲着楼下叫道,一楼的,等会儿再用水好不好,让我将澡洗完。叫了两声,水龙头里又有水了。他赶忙凑过去。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孔太平一怔,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老婆打来的,目的是探听他的行踪,她总是怀疑自己在镇里有别的女人,常常出其不意地搭车跑来或在半夜三更打来电话。孔太平冲出卫生间,抓起电话大声说,是我,我是孔太平,我已经准时回到镇里,你该放心了吧!别用什么孩子不听话,钥匙找不见了等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别有用心,我都明白,你不要耍这种小聪明!他吼了一通后,电话里竟无一点反应。他又说,有话你就快说,不声不响地到头来还得我付电话费。电话里轻轻地响了一下,接下来是一串蜂鸣声。孔太平愣了一会,伸手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一阵后有人拿起了话筒,他对着话筒说,我爱你,你放心,我不会三心二意的!电话里忽然传出儿子的声音,儿子说,你是谁,不许你爱我妈妈,我妈妈只能让我爸爸爱!孔太平说,儿子,我就是你爸爸!儿子在那边欢叫道,妈妈,爸爸要爱你!孔太平放下电话,继续将身上的肥皂液冲洗干净。

派出所黄所长进来时,孔太平刚刚将裤子穿好,天气太热,他懒得再穿上衣,光着膀子,开门见山地问抓赌的情况。黄所长说他们确实是选择了镇上干部发工资的前几天行动的,因为这时干部们口袋里都是瘪的,无钱上麻将桌,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难堪。只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镇上那些个体户竟敢公开抵抗,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收上来。他们准备明天先放几个女人,探探风向。孔太平沉吟一会后,表态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政权机构做事就得令行禁止,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就会失去威信。孔太平答应镇里出面帮他们维持一下,条件是收上来的罚款二一添作五,两家对半开。派出所所长不同意,他们正指望用这笔钱添一些交通工具。孔太平告诉他,老百姓已猜出他们是想买辆桑塔纳,你们若真的这

么做,会失去民心的。因此,不如将这批罚款分一半出来,捐给镇里,专门发放拖欠了几个月的教师工资。黄所长有些松口了,只是不同意交出一半,他觉得太多了,教育上困难,公安部门也同样困难。孔太平思考了半天后改变主意,提出只要明天一天,到时收到多少算多少。黄所长很高兴地同意了。

门外响起了高跟鞋的咔咔声。孔太平连忙抓住上衣往头上套,孙萍进来时,他那铜钱大的肚脐眼还没有盖住。孙萍刚坐下,黄所长便起身告辞,那模样似乎有点避嫌的意思。孔太平留他没留住,只好由他去了。

孙萍将乌黑的披肩长发甩到胸前,像瀑布一样垂着,然后说她想喝口茶。孔太平正要重新泡一杯,孙萍已拿过他喝过的茶杯,有模有样地抿了一口。孔太平想阻止却来不及,他看着孙萍那粉做的一样好看的手,心里咚咚地响了两下。

孙萍抬起头来说,孔书记这茶叶太好了,是哪个村里做的?

孔太平说,我这茶叶算什么好,这回出去考察,你们地委组织部的人那茶叶才真叫好哩,一连八九天,就是看不见他们茶杯里有哪片叶片是两芽的。

孙萍说,那还不是下面乡镇的干部送给他们的。其实我们镇上也应该搞点特制土特产,这对开展工作有好处。

孙萍这话是双关意思,暗里还指疏通关节可以早点向上提拔。孙萍是昨天回到镇里的,她在地区团委工作,团委同组织部在一层楼上办公。她这次回去休假,刚好遇上东河镇的段书记鬼头鬼脑地在组织部门口转,一看就知道是上门送礼的。孔太平本来对孙萍说话的口气有些恼火,但她话里的内容却很重要。东河镇的段书记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地县领导连续三次考察,都是孔太平排第一,老段排第二。这次地委组织部组织外出考察,人员名单都是戴帽下达的,上面没有东河镇的段书记,他原本有些暗暗高兴,没料到人家却来了这一手。

孙萍说,现在考察干部并不是光看政绩。

孔太平说,我不会这么贱,胡子一大把了,还低三下四地去巴结那些二十来岁的毛头科长。不说这个了,说说医院里的情况吧!

孙萍说,胡老师可能是中暑了。但医生还不敢贸然下结论,一般的中暑醒过来就没事了。胡老师却是醒过来后又接着昏过去了。所以非得住院观察。

孔太平嗯了一声。孙萍继续说,同胡老师一个病房里还有宋家堰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两人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

孔太平想了想说,我得马上去看看,不然万一出了事可没法交待。

孔太平领着孙萍走到门口时,看到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很奇怪,往常大家总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乘凉,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怕热了哩!他下到院子中央大声说,都睡了吗?还没睡的请出来一下。喊声刚落,家家户户里都有人从门里钻出来。孔太平告诉大家,他准备到医院里看看两个住院治病的老师,谁家有暂时用不着的罐头、奶粉、麦乳精什么的,请先借给他用一用。孔太平一开口,几乎人人都转身进屋拿出一两样东西来,一会儿就积成不小的一堆。孔太平也不客套,找上两只口袋装好后就往医院方向走去。

走了半天,孔太平回头一看,只有孙萍一个人跟在后面。往常这种事他不用开口,鞍前马后总有几个人跟着,特别是妇联主任,哪怕是有意思想甩也甩不掉。孙萍走上来,接过他左手提着的那只袋子时,无意中碰了一下他的手。顿时,一种别样的滋味袭上心头。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大院里的人为什么要躲进屋里,为什么一个人也没跟上来。他心里骂一句:这些狗日的东西,是想创造机会让我跳火坑哩!孔太平想到这里,脚下迈动的速度忽然加快了。孙萍跟不上,一会儿就被拉开几丈远。急得她不住地叫着等一等。结果,二十分钟的路程,他们只用了十五分钟。

一到医院,孔太平就嚷着找院长。见面后他二话没说,就要院

长写一个收条,还注明时间是几点几分。写完收条后,他们才去病房。一边走院长一边同他说了实话。胡老师他们的病因其实已查明了,主要是营养没跟上,身子太虚了,又赶上双抢季节农活太累,所以中暑的症状就特别严重。院长对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知道现在教师的情况很复杂,搞不好一颗火星可以燎起一场大火,所以特别吩咐主治医生将病情说含糊一些。院长说杨校长他们推测出了几分,再三追问是不是有营养不足的问题,他们咬紧牙关没有说出真情。孔太平听说胡老师一家人已经有两个月没敢花钱买肉吃,就连端午节时也只是买了一堆杂骨熬上一锅汤。而那个民办教师的情况更糟,民办教师有个孩子在地区读中专,为了供孩子上学,暑假期间,他除了下田干活以外,每天还要上山砍两担柴挑到镇上来卖。昨天中午他柴没卖完,人就晕倒在街上。院长的话让孔太平心里格外沉重起来。

孔太平出乎人意料之外来到病房,胡老师他们特别感动。杨校长和徐书记还没走,他俩心里对镇委领导有些气,听孙萍说孔太平一到家就赶到医院里来,也不好一见面就发牢骚,但脸上的表情没有胡老师他们好看。孔太平不大理睬他俩,他询问了胡老师和民办教师的情况以后,当着大家的面表了硬态,他说,这个月十五号以前不将拖欠的教师工资兑现了,他就向县委递交辞职报告。孔太平这么一说,杨校长就再好再挂着脸色了,他主动上去说自己想了个减轻镇里负担的办法,让学生们再挤一挤,腾出几间教室租给别人办企业,只要一个月有它三五千元的收入,学校就可以维持下去。孔太平瞪了他一眼说,这样做你不怕人背后骂,我还怕哩,你若是想当校长就只管教书,若想做生意就将校长的位子让给别人。

这时,门口跑进来一个女孩,冲着孔太平问他几时回来的。孔太平反问她怎么在这里,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了。躺在床上的民办教师忙说是学校里安排田毛毛来照料他的。田毛毛是孔太平的